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九十二
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林紹龍

文忠集卷一百九十二

宋 周必大 撰

劄子四

陳應求丞相淳熙元年

某伏以深秋天氣浸清共惟宫使大觀文相公民望所依衮歸有日神天顯相鈞候動止萬福某伏自向辱鈞翰寵答之後懼瀆嚴重不敢時布尺牘惟是尊仰道德

感激知遇一寢食間豈嘗弭忘竊聞新府落成未獲為燕賀之客此心益以馳騖仰乞上符聖眷加護相茵還秉國成永隆邦治某下情不勝懇懇

某罪垢孤蹤得奉祠田野間已為厚幸忽蒙上恩寄名館殿大懼無以稱塞自非相公昔者甄陶於當軸之日今茲薦進於均逸之時則如禿翁寧望甄敘荷戴鴻施筆舌有不能盡者矣閑居難辦牋啟輒以手書少敘寸心伏乞鈞炤

又 淳熙十年

其竊以凝寒在序共惟致政少傅大觀文相公功成名遂德業久大神人交相鈞候動止萬福其強心為智曰虞戾及伏覩相公榮錫安車揮金故里縱未能耻躬不逮勉繼高躅猶當揣分量才力求閒散少贖既往尸素之咎不然聞伯夷之風而弗思廉頑立懦其何以齒士大夫之列乎慕仰至深不覺忉怛餘乞珍調寢味永延眉壽公師之拜可馴致也

其自聆告廷得謝雖嘗一再馳辭以慶而緘啓未修非敢怠也誠恐謙德素隆必將視儀寵報故寧自隳簡忽之域而不欲仰勞鈞重今蒙寵賜公禮實出倒置慚汗踧踖殊不自安尚望原其初特與寛貰其下情無任懇禱之至

史直翁丞相淳熙元年

其伏以季秋之月氣序和暢共惟判府大安撫開府相公收斂經綸惠綏一道顯幽相佑鈞候動止萬福某濯

園粗適遥芘鴻鈞引企翹材無階祇謁敢乞加御畀珍
導迎時祉即還上衮迄濟多盤下情不勝頌詠之至
其近因永福曽丰主簿人行再附尺牘似聞道中滯留
未審今徹鈞聽否兹者遠馳帳犀酬以翰墨屈三事之
重禮一禿翁相公謙徳如此其厚其之感激宜如何哉
尚惟鈞明孚亮幸甚
其載惟相公以格天之業膺分陝之權開藩以來道洽
政舉苟可愛人利物至捐俸稍而為之惟古賢哲恥一

夫不被其澤相公之心蓋本諸此春來雨暘順序麥已向成計閩部亦爾戢戢清崇輕裘緩帶而人自得於八郡數十縣之内可謂樂國頋左相虚位二年上意終有所屬恐不容周公久居東耳

其伏蒙鈞慈寵賜文集方書子魚蕉荔物皆意重荷載莫勝寒鄉環堵了無可獻榮坐者惟有愧怍寄之尺書何當曳履面攄謝悃向風戀戀日以有加伏乞鈞炤

又

其伏以孟秋之月暑威滋熾共惟判府大安撫開府相公民庸既著相業滋隆顯默護持鈞候動止萬福某望門牆雖遠而鴻鈞所及實與蒙頼所恨未能接武多士曳裾材館騖心馳神何翅繫馬而止敢乞順迎氣序保固粹和早還上台永弼聖治不勝拳拳之禱

其以伏蒙鈞慈遠馳單介墜況榮牘且有荔子珍賜絳囊玉質儼然未改敬薦屛攝屬饜親黨仰惟意重嵩岱惠均珪璧蕞爾肺膺銘佩有不能勝者矣來人如期到

此令少休數日而後遣伏乞鈞炤
其竊聞閬郡雨暘順適麥禾皆登此盖相公斂收𤏡調
惠此一道想見民有喜色里無歎聲頴川渤海之治何
足進于今日左相虗位三年於此當虞廷考績之際適
公旦東歸之期傾耳制麻均受膏澤非諛言也某嬰譴
奉祠縈望都絶上恩天大驟畀貼職自非元老舊德甄
陶士類初不間於内外曽是愚陋何以得此方俟受告
後敬修尺書少叙謝悃而相公記存厚甚流問先及永

福曽簿雖未至固已益感激於襟抱形慚赧於顔面略此數述萬一草率是懼

又同宰執答史少傅淳熙七年

雄等竊惟觀書盛禮少傅相公兩嘗提領自當寵顧以為儒術之光既已得旨方敢具稟曲荷開允正切欣幸忽蒙峻拒莫喻鈞意或以坐次為疑則當從權以成議德切望便賜迂趾非特諸儒皆闔匕著且恐來日無詞可以奏謝餘令去介詳覆伏乞鈞照

又淳熙八年

其竊以歲事將更物華資始共惟觀使少師公相天祉道妙交相為和鈞候動止萬福功成名遂年與德新令固罕偕古亦難儷鄉閭父老子弟族姻椒盤頌花簪合雲集非甚盛德孰享榮樂至於上心虗佇士論攸歸期以衛武之年更邁汾陽之考此在明公為餘事而聖朝則有賴焉敢乞保輔冲和丕延壽嘏以對延英之召其自遠星躔日勤斗仰兩修尺牘皆酬大況未能先也

其為愧怍豈易名言茲審少卿餞客禮成主知彌厚輟
從司府改貳宗卿昔明公由此顯膺令賢似復濟世美
衣冠盛事朝論榮之敢因書郵敬以伸賀惟鈞慈矜亮
幸甚
其仰賴鈞陶充員於此又復改歲孤立無助加以直情
徑行動與物忤蹤跡久已不安昨過流虹即謀自弛而
歲飢民流上心切切荒政勢未敢率然啟口開春當伸
懇悃未保不以罪行仰恃知憐輒布一二伏乞鈞察

又

其竊以仲冬之月寒色方凝共惟觀使少師公相綠野雍容穹亓恊佑鈞候動止萬福其仰繄河潤尚此充員内省素餐方謀自弛末由跪履更切馳情敢乞珍護至和益綏天祉代工論道行續尚父之考臨筆不勝懇懇

其自違衮繡慕仰道德如飢如渴實攬寸心兩伸籤史之敬皆酬先辱今兹踐長觀復又不能虔致賀儀夫豈甘蹈相亂之剌而不悔實由困于職務日虞戾及屢欲

執筆伸紙輒憒憒而止竟煩緘翰勤渠逆施蕞品謙而

益光大賢固為盛德過而不改在其將何以自文也尚

惟通明俯賜矜亮幸甚幸甚

其載惟周重天正漢嚴亞歲盖黄鍾萌動君子道長之

時也觀使少師公相盛德備躬隂功及物調元補衮久

著顯庸俾壽而臧方膺百順對兹令序榮樂可推外則

鄉閭父老相與一笑為樂内則子孫族黨爭致千齡之

祝邦榮家慶自昔罕偕况近世乎欲形頌言殆無所伸

其喙徒致賛喜之情如此尚乞鈞照

又　淳熙十年

某竊以梅霖未解共惟觀使少師公相蟬冕山林安榮兩得神天賛相鈞候動止萬福㢡成之後竊聞談經著書再為丁年之事業以惠學者歴觀前輩名遂身退不過吐故納新為壽而已孰能精力益强學問益光如是之絶人乎又况子孫滿前福禄純備考之方冊殆未有也甚盛甚盛某末緣趨侍徒極慕仰敢乞崇輔鼎餗來

班槐位以副中外之望

其碌碌充員曰惟愧恐不能時修餞敬意獲棄絶罪於

大君子必矣敢圖屈損威重親染尺牘俯責晚生此為

銘佩固不待言而禮出倒置慙懼又如何也前日宣諭

云少師奏海寇既平宜趣定功可催制司保明玉色欣

然深嘉體國之誼諒非忠誠素著樂于成人之美何以

為英主敬信如此下情歎仰迄今未已因覊來賜輒具

禀知伏乞鈞照

又

其竊以秋暑轉炎共惟觀使少師公相德爵俱尊士夫所望黙膺神助鈞候動止萬福某身遠門牆心懷誨勉敢乞珍調㫬餗永綏壽嘏為國元龜不勝祈頌之至

其玆審抗章北闕願還官政如少師澤潤生民勲在帝室謙虛不有中外之所共悉况數年前固已疊陳封奏素懷亦可諒矣然而以道事君與國同體竊揆聖心决無曲從之理徒與搢紳共深歎仰而已

其特蒙鈞慈隆况緘翰禮意勤悤甚非么麽之所當得下情第劇慙感饑賊第賞仰恃知過有間必罄重蒙諄諭反增震懼如其于門下豈復有毫髮疑外之意耶仰惟通明必賜矜亮餘續馳禀次

又

其竊以天氣正寒共惟致政太保公相戚德備躬天心所相鈞候動止萬福其區指望履之期不翅望歲更乞加衛㫙茵來對宸睠下情悤悤

其近者敬修緘啟仰致懽悰且謝不敏共想上壓聽覽洊紆誨帖禮遇益勤内循幺麽何以稱塞一味慙懼而已提舉郎中既未離郡且宜少安不必遽為祠請未審鈞意以為然否有所見不敢不控禀也

其昨日嘗令似宗正訪及下詢明公赴闕入謝合與不合辭免竊謂拜恩與赴召不同難徇常禮宗正云昭文謂當略遜審爾則措辭之間恐須說有命當承無嫌可避然後畧題破曾魯公自外乞掛冠歲月未必盡同之

意否其尋常慮事太迂更乞與識者商訂可也

曾公亮先以集禧使在京五日一朝熈寧四年緣西事起知長安至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詔復令赴闕五月十三日再除集禧使六月四日致仕其制詞云頃求解於鈞衡旋出臨于藩屏璽書趣召方載渴於儀刑奏牘引年遽深祈於静退觀此則似召而未對已遂休致之請

又

其竊以揺落在辰霜明氣肅共惟致政太保公相盛德倫躬隂功及物高穹薦祉鈞候動止萬福謹勒啟伸詞籤史仰祈省察幸甚

其一違鈞表晦朔屢更慕仰道德昕夕敢怠兹者宗祀有日趣召元老顯相於郊非獨與搢紳諸儒共欣快睹抑使晚生復見祖宗之盛典何其幸也百懐敬遲面稟兹不宣備

其比審宮使侍制侍郎升班次對歸奉親歡固嘗略伸

賀悃旋蒙誨墨之賜下拜不勝感愧今者又聞馳遣王人特頒寶帶煌煌金紫輝映鯉庭儒林壯觀里閭歆豔併惟懽悆因酬大況併以為慶敢乞矜亮

又淳熙十三年

某伏枉誨函仰佩謙施明良慶會榜題燦然再拜敬觀凡目眩駭向者四明惟有宸奎閣焜燿精廬東坡實為之記今聖主翰墨同符仁宗以寵元臣足光儒術而太傅跋語典雅無愧前哲二者皆仙里榮遇書之簡策垂

勸千古六老圖尤為衣冠盛事非但壯觀野史而已拜嘉以還欣荷無斁併遲面謝伏乞鈞照

又 淳熙十五年

某皇恐敢言之太傅公相鈞座乃者光堯殂落率土哀摧兹者七月屆期啟攢遷坐主上至行過於閔曾臣庶無不傷感重煩唁問仰佩記存謹此布復切幸鈞照

又

某竊以夏序云初或暘或雨共惟某官燕閒成趣高厚

扶持鈞候動止萬福其稍邇崇屏無由一望袞繡愈極慕仰敢乞珍調寢味茂迎天休胎合千齡之祝

其昨蒙鈞翰即已附遞禀報何為未達兹被旨恭導太上靈輿已遂復土慈極日遠寸心斷裂以是未暇展布尺牘又勤損惠翰墨禮遇有加慙感無斁廹歸占謝不能如儀宇量素宏愛忘惟舊因恃以不恐耳

又淳熙十六年

其竊以春序未深寒威尚峭共惟其官道尊德備名立

身閒有來神助鈞候動止萬福更乞加意㪍食永綏壽祉師垣之拜維日俟之

其雖不得朝夕望顔色而從往來士大夫詳聞啓處固已少釋瞻仰近又見御前以所進書解付之秘閣年近伏生學則過之千歲墜典至是復續所恨無由執經絳帳面質疑義徒切欽歎而已

其仰惟儒宗文師三朝所敬重明繼照莫須入覲以副兩宫之虗佇否都人士顒因此一瞻袞繡在其尤切切

爾

其迂愚自信本非廊廟之具推排至此冒寵愈多一昨

詔除甫下惶駭控免凡擾擾再旬乃定伏計備聞曲折

職是修謝稽晏伏蒙鈞慈先墜緘牘倒置如此何說可

以文過惟恃知遇有素或賜矜察臨文更深愧恐

陳季陵侍郎淳熈元年

其比方走介奉狀忽領近誨共審鈐閤晏清歗詠多暇

台候動止萬福下情感慰歲豐氣和千里蒙賴不淺盧

陵晚稻損十四冬苗恐稍費力耳前漢三書謹拜嘉此殆作文之關鍵而來教乃喻之小乘一何謙也其嘗患近世學者貪為高之名而不踐為高之實往往未得魚而忘筌未得兎而忘蹄其不自餒者幾希三復是編可以警發愚惰矣德輔筆力不減程致道長者為發明之何待後世乃有揚子雲也幸甚幸甚賢郎過此千萬寄聲當款留一兩日其雖廢學尚當效農馬之智以求證也閑閣放揚枝比禦天似太蚤計真世間大丈夫事抑

造物方欲尚父黄髮亮武王固宜愛公深耶更乞為國保重

楊廷秀寶學乾道九年

某辱十月旦書誨喜承台候萬福郊禋禮成少蓬虛位兄當少進耶太夫人進封助喜無量其命薄而病多不容不辭郡知識或以為高極愧仄不自安也興化兄已赴官獨與子中淡話過日耳旦夕封贈文字諉舊吏吉馬二生望兄呼來問其次第而督之欽之成改秩否餘

冀為國保愛壼内大小吉慶

又淳熈元年

其比奉十六日誨字兹勤嗣音益佩眷腆臘寒敬審台候動止萬福太夫人壽祉增茂眷愛均吉欣慰無涯毗陵新命當問去天近遠不當計俸薄厚也或者諸公欲緣此牽挽入奏遂踐清禁覬揚抽馬韻語不言漳常殆亦以是耶堂帖會當發來不必走介也其緣洪撫間得小報謂此月五日有召命賔客踵門不容分疏本州姚

進奏者每每有申狀已得初六日所發殊不及此是可疑也不然中格未可知更看數日閒如何耳近報十一月晦蔡子平已過界去此月十日賀正北使卻入吾境韓子師奪服守平江謾恐欲知餘惟倍保台重新春容遡即對泰亨之寵

又淳熙十一年

其近再遣狀未審達否辱誨帖喜承已次近境台候萬福令子侍履清勝造朝遲速之中甚善宜徑從定叟

求一安泊處即使入門放朝見在法應上殿乃供職比申省取旨候班便是數日不妨欵寫奏劄也告命見留閤門勢須涓日先受此等知雜司當能具禀矣舊職不許辭免劄子恐遞中相失若發謝表却就甚處借印不然不可通也叙述似稍繁謾擬數語於前有吉州扣印紙方用無即拜受之後俟登對控謝如何更惟裁之連日大雪江行當有佳篇詩派序已傳都下為之紙貴也探俟至止別當遣問

又淳熙十五年

其辱貽問欣審仲冬涓辰洗印地偏事簡足以坐嘯惟財賦艱窘此則郡縣通患也春元客逦敬惟台候寧嘉眷愛均吉鍾將之所附書方到前固知其佳士李賀州所乞郡皆除人方從渠別問所向郭杞已受告喜可知也都文頻大書當用棗塞鼻以避臭氣南唐名勝云爾偶忘之耶聊發一笑餘冀保重續別奉記

又慶元元年

其方謝不敏已勤先施喜二人之同心異一矢之相遺寫麞之書不悞設醴之意彌加群官上王除卿月升金掌併借舊詩之句敬為新歲之祈拳拳于中嘻嘻奚究

又

某昨蒙遣騎致歲端之禮才蕪思澁正如劉師服遇彌明時營度不能出口吻令方强成數語何止不能竒而已藍尾酒得無底清渾舍知幸不腆羊麪聊納厨人望恕輕觸之罪

又

其前阻郊勞乃蒙都騎過之復勤折簡爲報讓德固有光矣奴飯馬芻未由少致其敬則其之失禮罪如之何縱累百言祇文過耳其玆者已拜綸告一昨傳聞得謝褒詞首及賀刺隨至大況重複么麽奚勝雖嘗面稟未能躬造崇屏之因尚當專人控陳慚感伏惟高明財幸

又 慶元二年

其已復數語爲迎長之慶盡致微物少伸頌詠非特旨

酒肥羜已為長者所先而茅柴毳氈亦難出手輒援趙漕故事營糟丘而致九江之系馬雖愧右牽聊備左持一笑領之幸甚

又

其清晨濯園忽拜墨妙釋桔槔而欣感𥜗鹿為賜使適麋性而與豕遊眷念之意尤厚然凡素有折角之剛乃如君子之舍一何謙也教以芻秣敬服仁心佩刺之情言不能盡

又

其前蒙大書天香長韻今已刻成摹本為獻茲堂託傑句以不朽何幸如之海棠二絕一洗工部不下語之恨代花賡續想付笑粲遣介重虛拘一羊十壺聊備晚酌薌林天醞雖不甚洌然自有一種風味可略見故家遺俗耳

又　慶元三年

其經年不望顏色如隅霄漢車騎倏臨人爭快睹而不

肖者先焉非厚幸也耶侍玉趾登層樓閲天香顧於閭巷為有光而奴飯馬芻略不容展心實忸怩人亦謂其無以留重客為可羞也雖然私禮儻許公會巨辭實閳諄諄之誨縱欲援投轄故事其敢哉謹此叙㪟謝之萬一尚乞矜亮来年春社尚躬布之

又

其衰病不能往叩函文既從才臣知近作何翅望梅止渴今蒙録示陶舟賦紆徐敷腴如挹北窓之風烈激宏

壯如臨采石之戰文筆高妙一至此乎立遣報不盡謝悃之萬一

孫從之提刑 淳熈二年

其竊以春序頊暄共惟教授朝奉尊候起居萬福某臘月叨被召書於格免章不容上即以書懇政路乞為反汗既而省劄趣行不免單騎至洪饒間乃以病告庶幾進不違上意退亦安其分方治行擾擾未暇遣狀特勤誨翰情意誠確如待至親惟令朋游面從諛而退揶揄

者滔滔也獨凡為不肖謀甚忠為搢紳慮甚逺自非愛人以德長慮却顧安能如此感荷不可言也薄遽具謝且以叙别殊愧草草尚阻會晤切幾保愛

其拜問親闈想惟福慶駢臻眷聚均吉道中有委勿外政要已領何不且留看也臘中臨川地大震家有薄田在太和廬陵兩處村夫皆云如此方且驚訝乃聞江寧當塗宣城亦然又傳北使賀正者有所求二十七日集臺諫侍從議甚久豈非夷狄陰類有不減之謀耶

又 淳熙六年

其竊以歲華伊始共惟教授朝奉尊候萬福泮林之譽藹然而子虛未達上聽者狗監之罪也雖然心實卷卷顧力不足耳遠辱嗣問且以所聞相告感幸感幸繡衣素不為朝論所與故謠言一興無為辨明者亦可閔也併寨事尤見遠慮其三十年前親行辰州道中見所在絕無民居數十里閒僅有一鋪鋪有一二兵而已以此推所謂城寨之傍寂寥可知或者藉此數輩以為保聚

乎若論禦敵誠可寒心更望子細詢三州之解事者詳以相告容将白於當路不然恐利害未盡而遽有更改却貽後患耳如何如何餘冀善愛

其上問龍泉安問絡繹知丞審察之命可慶有委勿外

又淳熙三年

其竊以踐長觀復共惟其官隂功益著賢德方亨台候茂輯繁祉其容瞻臺治無從曳履敬遵約束不敢具公牘為慶所冀乗兹今序亟踐嚴禁以副善類之望

其前月丐祠旦夕須得報別客奉記郤浩間擬徒三年
就此拘管尚未取旨俟到併商量劉都巡一節也修城
文字先下得度牒百道元乞專委漕提督亦奉俞音庶
不妨衰病告歸耳永明黄尉儒雅醖實似非河西尉材
更數日還任恐進趨不中度望與芘存之得范至先之
子書云諸葛武侯祠在石鼓張欽夫為之記曽過目否
其書封與傳教授必往面稟餘祈為國保調仰符眷簡
郴州奏已報行少沮貪人其補宏矣薄禮具別紙恕留

幸甚

又

其近附來使再奉狀必獲過目郤浩斷勑已下詳具公文似已適中却當坐全文戒約季峒以不殺之意而禁其再犯劉廵檢者欲申乞與嶽祠如何對移則須先擇可任之人前日使司所差止是待闕官又難兩易更望垂誨當奉承也張副將毛舉正官之過亦是不靖未審體究得如何併顧批報初欲一時解紛來諭深以為然

不料武夫聒噪人如此趙子直書謂廟堂許用項平父而不知諸司兩跪皆籍於中書令想未暇及此耳

又紹熙四年

其比因按臨獲奉名理適緣尚愳之戚不得延款迄今愧赧比遣介嘗致尺紙計泝流方達而雲翰巳至玩味不能去手喜承覿風餘暇台候倍膺殊祉某丐祠文字四月上澣巳到臨安緣先懇諸公力為開陳方投奏劄適值昭文丐去副樞禮數未斷遂遲了數日計旦夕可

被命而去尚容專奉記也茲種前偶值甲子大雨異常此去恐有棄船入市之慮漕司令祈晴衆論又謂非其時更看數日間如何深恐秋間必閔雨只賴諸臺福皇耳蠶麥所在皆損夏稅何從取辦耶薦士奏已備數向在朝見諸路薦人多用監司印也項平父對策極强人意要是學問文采氣節參備乃能如此傅子淵曾見之否黄子拜駿章極痛快其推尊子直甚至諒必思所以副善類之望云餘冀順序珍調倚需召節

其悚息拜問台閤仙聚緬想長少均祉蒙催督夏汝義
公事令右院勘作不是使令而寧鄉專以楊師祐等在
此為解不免依條押下勘證解州姑令從實結正所謂
滅口一節須俟使司移推乃可見次第當如此它時責
自有歸也

又

其近以書附何漕急足其至必速聞台眷先還龍泉何
遽也茲再有白事夏汝義獄固嘗面稟欲别遣官就寧

鄉鞫治台意不以為然不敢固請令縣中果不能了既付右院追逮頗多竟未得要領雖日加督促然不敢諭意恐涉鍛鍊劉掾凡才本無鈎距徐則以何令親嫌自前政令不受寧鄉之獄耿尤平平特以累世忠義暴著姑容其在官耳淹延滋久干連無辜或致死損誰任其咎勢須除緊要人三數輩外餘且知責却恐有敗露之理但高明孜孜此事安敢自信其詳輒具公牘望早賜施行不然使司有可委任之人望示姓名當令與見令

獄官權暫對易尤佳古今被殺而不獲行兇者何限況周六十一本非善良而李小二李三十二兩人已為尉司所殺豈特足以相當而已急遞馳布顒俟台命琛卿将死倪君折簡約其同行鄉人皆以為怪不知果如何揆聞苦臂痛亦覺瘦悴進退觸藩縱有定力亦安能無撓于方寸也傳聞日邊有好語意者賴大手一振紀綱耶

文忠集卷一百九十二

文忠集卷一百九十三

宋　周必大　撰

劄子五

葉夢錫丞相淳熈二年

其伏以孟春謹時恭惟右丞相任專軍國望重華夷天相精忠鈞候動止萬福某尚阻趨侍敢乞仰體注意益調鼎茵茂凝不世之勲永書尚父之考民望則然敬以

為祝其爰念久違黄閣未甞一日忘歸鄉之心向縁復職冐修竿牘伏蒙鈞慈特賜誨答自爾不敢荐以姓名干瀆造化葢屏跡遠外事體當爾實非懈怠自取踈外仰惟鈞明無所不燭必能深察其情其亦恃此以不恐也

其去冬伏覩麻制相公正位宰司兼領兵柄台符增煥國勢日尊夫以碩大光明之才而遇聖神英睿之主同心合德圖回治功豈待朞年必臻儒效蕭曹房杜何足

進焉其庇身大字實深欣抃修慶不先之意已具前幅非敢自文其過尚乞鈞察

其至愚極陋一無可取向者力辭郡寄寔緣疾病非以為高不為窄路急於用人弗遺葑菲力加論薦致誤上恩特加收名令朝廷號召賢俊更易守帥莫非人望實格天心於斯時也如其輩豈容亦點髙門之地正使不病猶難昌進況心氣舊疾元未平愈觸事昏忘不堪驅使已別具劄子陳稟乞收還前詔伏望鈞慈憐其抱病

已久察其無用於世特為奏陳俾安閑散實為莫大之賜緣再準朝旨催發不敢家居見乘舟至洪饒間聽候指揮萬一聖君賢相必欲加惠陳人即乞且畀江湖間一待闕小郡在公朝未為棄物仰恃知過傾倒底蘊伏乞矜念

又乞與王弱嶽祠劄子

其有少愚見適過堂欲得面禀偶不獲望履又緣直宿未能詣府第恐緩不及事輒冐言之宣教郎王謙者今

李夔州堦也在上庠日嘗取其程文後為廬陵教官與之頗熟識趣議論皆可重只是矜氣高談取憎於人向調萍鄉決知獲罪上官昨日果袁州劾書到部揆之事理湴職方一月不應催科遽如按章特欲借之興重坐之耳且符帖付茶食人可見不差公人下鄉賣狀及鈔紙等江西例皆如此茶引不散之寺觀將付之何人此等皆縣道常事兼甫交印而冦薄境勢或未暇更革亦可觀過矣丞相頃在江西伏想略知其人所可罪者不

自度不能為邑而强為之不當如書生妄自尊大不施敬於守倅坐貽窘辱乃若所犯誠不可恕儻與嶽祠理作自陳似乎兩全如謙人物稍加涵養他日庶幾可用此亦國家所宜愛惜者也冐瀆鈞聽不勝愧汗之至

韓无咎尚書元吉　淳熙二年

其竊以霜寒在序共想知府待置尚書政化已成坐𡙡多暇台候動止萬福謹此復來況伏幸台察

其近者送茗人還奉尺書計關台覽洊勤誨翰仰佩謙

德忽忽敘謝有懷莫盡一味馳情而已

其比閭丐祠未允且有增秩之寵以尚書文章譽望獨步斯世紫樞黃閣宜遂延登久淹藩服彼民幸矣如士論何許昌唱和閭已板行前人文獻畧可追想所恨石林全集未傳於世諸郎當任其責通家之舊莫可勸之否其費私家可辦何必當官耶不然長者取其本付麻沙用小字刻印亦善自老坡後少見其比孫汪何敢望也

其庸懦多病豈應塵點班刻上恩洊及悚懼不可言有以教督之使免於戾乃幸伯共久不通問其弟小試輒魁胄子亦可喜也趙德莊身後極可念昨沈持要愬福昇諸帥求賻其家以畀趙子直爲置少生事不知尚書有意否其亦割俸百餘千所恨持要遽去耳

又淳熙十年

其竊以中夏炎熱共惟宫使龍學尚書燕居有相台候動止萬福其日困緒使雖心懷德誼而尺書不能頻致

計當有以恕亮兹奉棨問感悚交并趙成忠筆力不凡議論尤高品題精審自應爾也但近地宗室員闕皆兩三政始以嵩祠處之俸固薄却免待次嘗勸以才學如此一第真相恩姑藉是為結課計可乎渠幸俯從尤切歎服惟是尚書不鄙而告以佳士為賜甚厚而其無以成之其愧何可言也餘冀若時保嗇以俟延登之寵

喻宫教良能 淳熙三年八月

其頃游廬山處處見執事題詠雖不肖何足言詩然録

示知音者皆云上規晉唐近法坡谷非近世泛然之作也當是時竊喜流涎翹車顧猶以未得大嚼屠門為恨耳今兹幸甚乃獲同朝又蒙不鄙舉編帙而示之伏讀句曰字字起敬如古甕之賦紓竹之記詩禮左氏之説皆意深詞古追跡前輩而今而後乃知執事不獨長於詩蓋尤豪於文也雖然鉤繩規矩固容窺一斑矣若乃得于心應于手而盡曲直圓方之妙者不識繼此許其面請乎怱怱先此為謝伏惟幸察

王宣子侍郎淳熙三年三月

其竊以春季暄和共惟判府安撫寶文侍郎契丈頃臨會藩神物森衛台候動止萬福其自去冬因湯才行附狀之後日為緒使未能嗣承記室瞻仰道義斯須靡忘自聞開藩譽問休洽如侍郎久儀禁近歷帥名藩曽是尺一詔歸士夫日夜頌望也財賈所在皆然古人謂藏之於民雖似迂闊其實可信而近世省部專務籠絡諸路諸路却籠絡郡縣取之不遺餘力略無至誠相與之

意彼為郡縣者終無損家貲裨用度之理直取諸民耳吏又蠹蝕其間欲不匱得乎今湖南得侍郎其少蘇矣兵既難增惟得一二良将則緩急可倚不知部下亦有其人否閤侍郎嘗以靖州曲折告於諸公令想無事矣提點司檢蹈官宋子諒忠翊乃舊親也正得趨事幸甚幸甚因其介歸輒附此未拜見間更乞珍調寢餗以俟大用

朱元晦待制淳熙七年

其竊以歲事將新共惟其官褰惟有假台候動止萬福
學道愛人中外信服前已試活人之手於千里今又擴
而充之及於列城斯民幸甚咫尺末由再晤伏幾順令
保嗇政成來歸益攄素緼茲固士大夫之公願也
其茲承消辰洗印諒深懽悉遞中嘗寓尺書必無浮湛
茲蒙雙緘重以手劄禮意交厚下情感激十連相與講
明荒政何事不濟過羅前後降旨揮甚明而州縣不能
奉行因來諭更當申明行下減半賞既及他州之人莫

有應募者否范金陵又晝旨賑濟之賞米到即行不候畢事尤可示勸更望印榜曉諭恐村落不能徧知耳自餘續當禀布

又紹熙五年

其竊以歲事將新共惟某官甫膺宸渥茂擁眷祺台候起居萬福諆帥而得詩書禮樂之君子豈特可寛顧憂湘中士民企望久矣計公亦眷眷未忘於此也乃如繆政有賴掩覆又何幸歟其經歲抱痾今既得歸即還廬

陵尚侯近音首馳尺牘不欲遣舊治急足謹附醴陵毛
宰傳人病倦旅瑣未果詳悉惟冀若時珍護式符泰内

又

其竊以夏暑浸溽共惟其官台候起居萬福其比以書
附盧陵葉尉專使謂甚速而不達何也初聞擇月望戒
塗方且遣介迎候兹蒙損教乃知千騎已過宜春私居
不敏無所逃罪侍講以儒宗人望起鎮藩方中外倚重
獨糠粃有煩簸揚耳卲陽決知無他大抵羣蠻星居不

相統攝兼無資糧所以未易扇動惟在察官吏無令擾
而已寨官俸薄又多不支且無使令何以責其宣力此
最務急也李壽翁之子遠來相訪適其月初失三歲之
孫令長孫女又病痢頗殆初謂止三二千字畧計乃六
千富哉言乎已約渠留人等候須精神稍定日寫二三
百字用十日可了蓋老眼昏澁不能多書耳荆公藁跋
甚慚率爾季路性緩猝未寄來得别本欲幸新補祭禮
遂為全書拜嘉感刻劉蔽志氣可取子澄之門頼有此

士鋭欲廷勞偶失探伺秋凉篮三席一書遺納

又慶元二年冬

其前以便人立俟書具謝極草草所欲言殊未盡如仁

録乃名公筆削非如近世傳聞鹵莽且有好惡之私其

於吕范營西事若果為國交驩豈非甚美是時吕氏子

弟親戚布滿中外何故無一字譽及必有難言遂两忘

耳舉此一節意畧可見

沈編修瀛淳熙七年

其竊以炎煒正熾共惟崇道編修台候萬福其衰病不才分無他望忽叨進擢不特大駭物論自亦不知所措也委誨勤懇以感以愧執事家食滋久士論稱屈近者王景文起倅廬陵嘗為丞相言朝廷無棄才之理使誠有過猶當計歲月乘除之况本無過乎其自度實無寸長至於以一己之私揜天下之美才是謂逆天理誤國事斷不敢爾矧於執事有舊而無怨第干丞相自當賛成也怱怱占報莫究悃愊頗加保嗇以需召節

趙秀州善仁 淳熙七年

其竊以歲晏凝寒共惟其官台候萬福每勤惠翰良佩眷與令弟通判必且留府中近日添差釐務蓋絕無而僅有也和糴既貼降會子必不難辦蠲後來之數見商議將士支散軍衣深歎敏手嚴婺旱暵如此漕司與省劄日夜行移催督畢竟無之須俟來年也忽忽占報有懷莫盡願加保嗇即契殊寵

李舒州異 淳熙七年

其竊以歲事將新共惟其官年兄台候動静萬福特枉書翰深佩眷與勸種二麥已成故事勢不容廢但守令得人則奉行自可無擾不然雖有良法美意必轉而為害萬事皆然奚止此哉春麥明知後時方聖主孜孜農事未免聞斯行之范金陵道郭都統之語云北地一名㓞麥庚得三二分可食如禾孫之類耳嚴州下錢已例免一年徽絹日下倚閣已不少澄原正本朝廷所當留意然非其獨能為之此日夜所以愧懼不自安也垂諭

外臺猶未相諒殊不可曉欲祠堅確固咈輿論考績陟明乃所當然止緣家兄相代恐不知者妄謂縮闕亦復不敢力賛相坐善學栁下惠未免蔽賢所謂克有罪者春元道泰宜有天奬更乞保重

江東運使魯原伯淳熙八年三月

其遞中蒙諭指定畨異獄案事向固因大卿獻言申嚴此制矣今觀奏牘益歎仁人之用心已付刑寺看詳只是次數愈多後來必愈重改易蓋慮前勘官愈多故也

其如無辜干連之人瘐死何近見諸路漕臣得此等獄案者往往付僚屬看定經年不决比其終也便文自營而已其間實肯留意復懼前人獲罪不欲改易則是滯獄無時可决寃獄無時可伸其將奈何雖然使前推誠為誤勘則坐以失入乃其自取亦豈必曲為之地不審台意以為然否刑寺所定固未可知偶叙所見以代面談耳

王仲行尚書淳熙八年

其遞中辱誨帖至感放稅一分仁言之利溥矣上已欣然開納辟差善石丞相得君侯親書甚掛意只是未肯將上旦下部指定更當贊成其與其父子自相熟也朱提舉到彼凡百必可商量似聞遣人止流民西渡此意固善但恐無以贍給之耳黄倬知軍曾瞻識否昨趙丞相以其丁母憂專為奏知禄乃父以宫祠間張帥幇俸下縣遂成畫餠頃雖来哀鳴然念使府匱乏如此只可減員豈可增添不復與書或困入望慰藉之使畧知此

意幸甚與之本不相熟念其有平茶賊之功耳皇恐皇恐

又　淳熙九年

某竊以歲事更新共惟知府安撫端明尚書填臨有裕台候動止萬福室邇人遥每切馳仰音郵往復賴以自慰倉司賑恤須先有一定之論然後酌度事力為之令顧不然自應費力也來諭發廩之説若止是所見偏猶且無害往往有為而發實難調停尋常只知直情徑行

遇事須辨是否近頗覺衆論不相容若復含糊爲患失
計心又有愧此末易以筆舌既也小民苗米既已盡納
寄居與上户自當奉三尺以從事前所謂殘欠指去年
無疑蓋今年省限猶未滿何名欠耶末由會晤切幾爲
國保重以需嚴召

又淳熙十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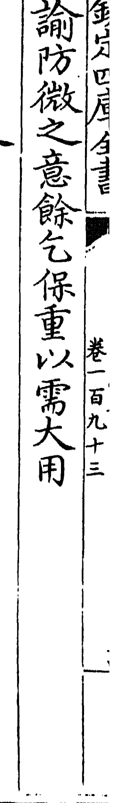
其辱七月中澣誨荅不勝感慰訊後共惟台候萬福上
寘尚書於邊藩豈獨如他人森戟凝香而已固欲緩急

獨當一面為國長城也今固未可先發正望廣問探測事機若彼傳授之後或有動作自應别為措置惟是廬舍器具芻糧兵甲理應先備州府雖事樽節恐亦難辦此當在所慮也幕中有精識遠慮可共事者乎劉幹如何黄漕云已發職司文字改官當無疑潘弼亦可供使令否有葉成功者是陳敏客屢來獻利害縁待新任闕無可安排丐支積俸亦不敢遣去偶見使府月補舊欠千緡意或從容謾往一狀不可則置之可則方取其劵

歷送去今時當識好惡也餘乞保重

又 淳熙十一年九月

某辱書翰具審填撫成功台候動止萬福合淝何可不守議者欺誑誠如來諭方其圖之但前奏直欲氣吞河朔今乃靜待可見精審所謂失措置於十年之前已無可言今既徐圖恐須具合行次第以漸為之如農之有畔乃不費歲月更望見教旦夕亦當奏禀也葉承節劵歷并官會同往望與次第施行然後支給庶得穩當想



諭防微之意餘乞保重以需大用

又

某啓九月既望所惠教喜承鎮撫餘閒台動候止萬福某碌碌腐儒凡百皆不逮人平生所得惟在守道不如守官一句蓋道者人人可行我不能守他人固能之矣令不能守後世固有人矣惟居是官而失其職則其害有不可言者心實懼焉故方其從容翰墨閒未嘗敢一語及軍旅之事自蒙上恩躐寘樞筦愧恐無以自容蓋

負國不過誅殛利害於一身若誤國則將奈何所以夙夜皇皇諮詢求益未嘗須臾置然竟亦何裨也逃卒事已悉石湖關等比有旨令張都統過江就行相視更移書與畫長久之策甚善武真等劉子録呈其說可從否民兵文字緣合兩路申請子細參酌致行下頗遲今當呈徹凡有未當毋惜疏示濠梁前知其無狀公文已見之倪震能如此大幸推而廣之杜預羊祜何難之有張幹乃禮掾也修城前後文具竭民膏血不可勝計頃固

有旨三處分認修葺不知可與二君先議定共為申詳否不然恐彼有詞正緣自来人憚守廬專主歴陽為自營計所以衆聽未孚自郭振後惟尚書能繼之耳前奏副本未見豈筆吏不曽封來乎葉承節拜賜甚感餘乞保重以俟召節

又

某特辱恵教喜承新陽將復台候動止萬福諭合淝重地兩淮喉襟而議者平居每以為難守况緩急乎録示

舊稾不勝欽歎今諸將既未有當此地分者而聚糧之計亦復悠悠比雖有旨許增兵三百亦何足恃展誠恐亦非目前可辦者所謂兵民亦有可付之人否王宣巳差黄州將領苦作西水寨總轄之類與倪震輩臨時粗可倚否劉倬既是光祖之子想只名目而已偶目疾作字草率餘幾為時自厚以俟大用也

又

其蒙十月誨及此月三日書翰不勝感慰止歳幣無之

只辭賀正及生辰使耳來春彼傳位似無可疑毋恃其不來古今之常理但合淝控扼淮西衆議謂決難守而專守江淮朝夕以為言而寡不敵衆未能定也尚書自當一面利害非輕合本路兵民之類亦可支吾否有合陳請亟圖之當奏禀竭力應副惟多得好將官乃為上策封事不曾降下王宣者一面取旨差充西水軍統轄令歲諸郡皆教民兵太守中頗有可仗者否所在險隘處分大兵則決無力使諸郡自守以撓敵度亦無難然

須預行約束池州張都統以巢縣是其地分乞築南邊城及通月城而別開濠似是自為謀蓋巢非衝要也其他有可垂教毋惜諄諄目疾正作寫字極不盡鄙懷續當上狀

又 淳熙十二年

其竊以東風解凍共惟知府安撫端明尚書班春有裕神物森相台候動止萬福更冀順時致養綏戩穀以對嚴召

其久違墀闥日切馳仰雖相望稍遠然治譽轉聞固無
異聆謦欬於左右若乃趣還班綴延登政塗朝夕得以
親炙則又欣幸矣其載惟三陽交泰内君子之時也矧
君侯德望揚歷實右漢廷履此端月入覲無可疑者士
民縱欲借留河内上豈先一州而後天下耶敢以為賀
其特枉緘啟禮厚而詞親自非謙德絶人豈能若是區
區感悚殆不容言修報率畧恃契愛以不恐耳

又

其竊以華年有淑共惟其官千騎班春神民欣相台候

萬福合淝委重君侯已具公牘自此合區處事不一敢

望精思熟慮之仍須得三兩人好兵官準備緩急吉肇

可用否前蒙諭及故敢咨問倪震閭探必精兆主傳位

恐有論定不然安肯深入舊巢也諸州箭鑿宜與立一

規模蓋守倅未必皆能辨事或擾而無益鐵甲必遣舟

楫般取數亦不少矣山水寨等人全在糾合用之髙明

固已洞照何待諄諄也王安節姑以舊物處之餘乞保

重以需枋任

又

甚比附記度無浮沉睽獲教況喜承台候動止萬福兆主四月十五日曲赦上京師過香草澱秋末回燕末可知去年已得邊報說西夏事是可恠也民兵教閱未見公文俟諸處齊足擇其善者而行之豈容擾也招信事不曾申來近亦聞濠民緣闕食往北界收糴為彼廹逐有被殺及溺淮者未審果否大抵州郡有美聽之事則

絡繹申來稍礙手必避罪掩蔽此大害也舒倅曲折極
感台念五月八日五更江浙閩廣同時地震不勝憂懼
淮上如何恐在寢不曾覺試爲詢問一報餘乞保重
某有小事請教沿邊歸正人自得馬立倪震爲之統率
聞大段整肅可備他日之用震既再任立復升路鈐上
之委用至矣然抑兼人而舉其偏防患未然最爲政之
要務近數有士大夫陳此利害惟令者一紙心平而理
通不欲自朝廷行文字恐成疑沮意望尚書斟酌具申

然後取旨施行不審可否此布稟更俟來命厚載不揺幸甚招信逃移人已知主名方作措置也

又

某辱誨翰知前緘無遺墜不勝欣感秋凉共惟台候動止萬福劉倅所苦知何謝映同黄漕所申已到一一從之所諭却恐諸人疑其有意正不必爾謹為留下帥自應節制記得曾降旨揮旦夕更申嚴行下安豐光州既無他只是濠州鍾離須作區處不知新守可丁寧之否

或從使司覔一文字專論科擾項目當取旨禁戢若泛

言則恐是為文具耳矣馬立做事或稍過即如前日來

教徑擇人易置如何併在裁處教閲民兵事件緣兩路

申明不一又事繫久遠容子細籌度行下併冀台照

又

某比於赦遞拜書想得速達茲蒙誨帖至感北峽事起

於林倅要奉漕司漕司要媚朝廷謂可省費初不知國

家為長久計豈惜此數千緡鐵錢也無事不為備有事

即惶擾古今通患而彼為甚與錢乃不受無錢則雲擾擦切其上使不得施設天下寧有是理哉吏望丁寧劉倅節次具修築次第垂報旦夕亦當行下毋使或者滋以云云也民兵賞罰專指事藝之人非謂官吏若緩急要令此曹作正兵前驅是送之死地前後龜鑑甚明區區之意只欲人自為計保其城邑恐臨時無由分兵相助孔子所謂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或誤措準耳若夫可用與否全繫守令奉行如何朝廷區處不過如此也濠

倅續旨揮倪震已承盜馬甚非所望更告嚴戒之嗣有所聞切幸諒諒不敢以此期他人也

又淳熙十三年

其辱近誨喜承鎮撫功成台候萬福北敵固當切切以為圖我似未可知恐緣去歲兩淮教民兵集海舟彼必諜知疑有掩襲遂爾為備若欲南侵則修汴宮築城壘先張皇以蹈覆轍老葛更事豈應如此設遇緩急自應遣正兵為助使府姑備芻糧扉屨可也水寨課子望趣

兩處具數來即取旨行下廖守對揚稱愿旦夕復與州郡新将想因三省令措置禁戢花靨漏泄銅錢遂以勸農爲名躬親相度殊不知太守一動繫人觀聽可謂不思矣有閭母惜垂教宅人悠悠愛憎之言安敢憑耶其自去臘一病至今三好兩惡殊未清快元命年多災屯深欲引去也

又

其前日附遞謝來況兹以病勦未暇再作書蘄州兩縣

科擾若循其本罪固有歸近時方以愛憎為賢否豈復
計國事與民情是可歎也北方曲折惟邊頭可以探詷
然備豫不虞常若寇至則彼雖强亦何能為正病未能
盡其在我者耳諸將中才氣勇略毋拘官序因風望示
及近有吉許師守不限人數薦歸正忠勇者莫已見顧
尚書為之唱也

詹體仁侍郎儀之淳熙八年十二月

其蒙台諭御仙帶適已遣人拜禀再思得一策鄭文尚書

初一日以後即是散齊大宴及北使辭闕並不合赴此兩日皆可暫假若初六日朝退則徑從木文或趙文取而用之惟明日入賀且計會閤門立本品固亦無妨伏幸台照

又淳熙十年

其竊以天氣寒凛共惟知府經畧殿撰侍郎年兄偃藩暇裕台候動止萬福其昨者一再遣記尋專修賀緘而來介亟去遂留連至今愧悚無已有唐侍保義行亦附狀度道中濡滯未能呈浼也奏劄諸公交口譽歎咸謂

文釆議論伯仲陸宣公甚休甚休城壁因循至此安
得不長慮却顧都提舉一節尤繫兩路利害丞相必縷
悉具報其他輒具胡漕書中自惟託契至深辱愛至厚
恨愚闇無以少裨閎慮然拳拳門下則異乎他人高明
必賜加亮餘乞為國保重以需趣召

又淳熙十一年九月

其竊以秋氣浸肅共惟其官年丈綏靖南邦神明相已
台候動止萬福某叨塵過分既辱公禮又枉手書眷意

如此愧無以稱平蠻措蹤之功首宜推賞上謂鹽筴流通方圖久任且進華職令者光形衮褒近代所稀勝於甘茂之十官矣祠請何謙也其他公賞一一取旨行下恐遞中遲滯令以省劄付專介馬守自應為法受惡却明言其任内支錢鹽數多他日不妨進用也繼令吏望物色邊州勿令拖欠乃善胡澹以死勤事極可嗟惜丞相深以擇代為難盖曉事者未必體國愛民耳未由晤語臨筆增情願言加意調攝以對殊奬

又

其竊以天氣凝寒共惟某官年兄鎮撫南交天人協相
台候動止萬福特勤墜教感慰無已再求十萬緡固嘗
力贊諸公數郡小歉間依兩司所奏行下令侍郎又軫
念諸郡濟胡漕之不及良法美意遂將孚於上下信於
久遠矣宜鑾功賞文字恐為幹水功德者所匿輒為拘
收責付急足沙候將任滿似欲歸來若治部欲留此人
宜早諭之偶經月病目未愈作字甚艱具記草率怨察

為幸餘蘄順節加愛以俟嚴召

又 淳熙十二年

其竊以氣序暄和共惟某官年凡班春南國神示協相台候動止萬福歲事更新流年冉冉之歎諒彼此同之遠勤誨翰祇益悚感思立寨等已降旨揮要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既依來諭兩易郡將必能治辦然不可失之太過更望察達此意如錢鹽尤當及時支給使夷獠無以藉口乃善王守瓊州撫定之功已減磨勘三年所

奏邊賞當時居官者不知水土惡弱信手刪減衆論大不以為然今已下部看詳防盜給據繁碎難行已寢之矣併冀公炤餘蘄珍愛以需嚴召

又

某竊以庚暑著正炎共惟某官年兄德化已成鈴齋清暇台候動止萬福前此遣狀辛無浮沉兹蒙誨答不勝感慰修城增秩上因此示眷知爾繼此當有殊拜也辭免即下不允之命想遂祇拜沙韓自應安心營職以副使令

料歷事試奏來容為禀旨凡使司辟差之類並不曾下部勘當仍為催督付身責委邸吏傳達遠方既不許權攝而正差例為省部多方阻抑寧不廢事尋常不憚草草遣記者正恐凡百欲知其曲折勿過其簡率乃幸餘冀以時珍攝蚤膺嚴召

馬晦叔提刑 淳熙八年

某竊以初夏暑清共惟其官台候動止萬福自閽入覲屈指計會面之期故未果再遣記茲承委誨勤懇感荷

無已諭及道中二麥秀實足寬宵旰但雨意垂垂每聞簷溜心輒震悸盖洊飢之後如傷弓畏虛弦即諧晤語更不忉忉未間更冀保嗇来承畫接

沈衢州

其竊以天氣炎熱共惟其官台候萬福特枉書翰良佩謹抑借支軍糧奏狀已降下緣一兩處皆然見此類聚二萬石未可得也蠲減錢數已悉緣户部匱乏之甚往往謾應而或者又謂管内催欠頗急亦須有以覺察之秖

額酒課尚可措置否捨此别無利源想游刃恢然必有以處此更幾順令保畜以需召節

嚴州

某昨日已拜狀令日又得旨應副軍粮萬五千石幸便遣人搬取價錢必有指準既不用時直度易辨也賑糶米萬六千石上並令改作賑濟新守與吴漕是親未必便來迓吏切勿多遣尋常交承恐或相訝令以繡斧臨之可以無疑若移所費捄千百飢民事埶輕重不相侔

也近沿江官員入對備言流徙者盡是饒徽嚴三州且浙惟嚴陵被災既廣又使節新到所以聖主多方應副正欲自此人安其生耳伏恐欲知故爾詳及敢幸台鑒賑濟弊多須委鄉官士豪及僧道之類咫尺嚴宸無幽不燭也

岳池州

其竊以中春氣暄共惟其官台候動止萬福比勤惠問深佩至意豁除積欠而催見欠此為政之要務若新舊

登帶徒費文移資鴈鶩之搔擾果何益也屢見中明財賦事版曹以吝為主朝廷又無以償之每涉筆未嘗不愧下車浸久措置必稍就緒矣匆匆布復率畧惟冀為時珍嗇以需褒表

胡湖州南逢淳熙八年

其竊以歲晏凝凛共惟知府郎中台候動止萬福上考既書宣勞多矣歲中所發上供幾至百二十萬緡何其盛也使治既中熟又不曾和糴所謂糴濟莫不至如常

潤費力否德清楊宰固可罪但用此罷去則他邑村夫
習知長官可脅將復效尤有旨鐫楊一官以行君侯之
言他日或有遇重劾未晚想諭此意怱怱布復莫盡所
懷顧言保嗇即慶環召

文忠集卷一百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九十四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林紹龍

文忠集卷一百九十四

宋 周必大 撰

劄子六

趙温叔丞相淳熙九年

某竊以臘寒嚴勁共惟判府安撫大觀文相公衮衣畫錦交映鄉部神人贊相鈞候動止萬福開藩浸久夷夏歸心事權寄委自此方隆午橋綠野未克遂也新軍政

恐財用不繼所以未曾降旨揮鈞諭晝之矣歲律將新伏乞上體簡注加厚茵鼂以需公師之拜其比因郵附尺紙幸賜鈞覽茲蒙謙眷以其叨塵西府既枉雙緘又勤手牘仁人君子篤念疇昔託契辱知之不薄為是繾綣顧其么麽其何能稱惟有感激銘於方寸間急足走限亟此敘謝續具緘啟附耑介敢乞鈞察

又淳熙十一年

其竊以秋晚氣肅共惟其官分陜成功天人夾輔鈞候

動止萬福其疊蒙誨答禮意兩厚自非敦念門闌之舊
有加無已豈易及此不勝感激教閱錢來胡松年者力
引舊事務為支離上令特支漕司口食錢恐止認二萬
緡輒檢照舊牘明言貼支萬餘緡庶免將來再有申請
張幹緣是左還差遣不敢飭取今幸董生憂去可以塡
闕三復來示愧懟無已一宗文字並具數封納繼此可
備使令願効綿力惟招効用一事恐他處援例未敢放
手而飛虎移屯曲折頗長少待來春必有區處新路鈐

李雲勇果異常縁游髙是其媍翁遷延未赴丞相教義勇竊謂宜得此人畧加部分緩急可當一面葢所在大軍多役民兵為鄉導為傔人遇重難則驅之使往及其榮勲了無所預今若令與正軍相表裡彼必樂於趨事赴功未審鈞意以為然否催雲赴任劉子併乞鈞旨趣之餘祈崇護茵鼎維師尚父日亘以為祝云

又 淳熙十一年十二月

其竊以窮冬寒沍恭惟其官德業久大神人具依鈞候

動止萬福閒奉尺書喜無遺墜茲枉真翰感慰交并其
强心為智已非所據又北方事緒叵測先事而備人不
謂然後急則懼失措累月以來髩髮皓然齒牙脫落病
目昏暗衰相具現特未敢言去耳仰恃知己輒及大槩
大城江陵已降㫖揮前議既格吏不出奏狀正行恭劄
似記前代多城公安之類因而委秦斡及士人討究如
何義勇文字且留俟義勝寨屋並如來請彭果初謂不
可移後來却改其說人數既不多業已安于蜀道今驅

之使遷未必是其本心尚欲商議也巽巖骨肉想已達
眉夷陵小擾必是隨行人少委曲先過繁昌亦曾紛紛
也紀虎豈敢令望衮繡止囑秦幹芘存之乃蒙俯賜批
誨慙感無量閩中時通書恕者未已違所部旱歉深為
之慮比方進職因任勢未應去玉音云爾正與鈞諭合
也未由瞻視敢蘄調適寢羞以俟公師之拜

又淳熙十二年

其比已具記玆領誨翰仰佩謙德曺徐風逸去乃在鈞

坐未開藩之前而體究官則丘疇也丞相何預焉止緣

北界故意牒回此人所以有旨行遣孔異而密院吏行

移之間失於回護在其不為無罪臨筆豈勝愧慄奏牘

登時付出次日進呈之際上灼知了無干涉不欲降無

罪可待旨揮却成為虵畫足但令收起恐丞相欲知其

詳乃敢覼縷尚乞矜察餘續具稟次

又淳熙十二年

其竊以涼飈漸至共惟某官德望益隆藩方綏靖神天

顯相鈞候動止萬福其頻遣記幸無浮沉時枉榮問譙
予有加感激倍萬歲事告豐一洗累年之荒儉宗工所
臨自應爾也修城浮言自無足恤比遵嚴戒奏令鄭帥
始事凡百必為經遠之計民兵罷甲一一禀旨行下若
計料錢數不多諸凡協力上必有以相助水軍及儲粟
官券三事却且少緩其餘盡載公文更不忉怛餘乞珍
輔冲理鼂冠百工汔扶興運
其皇恐僭易拜問府中鈞眷欽想長少均祉東閣學士

差遣如何岳漕極强人意敢不在念秦奎熟知之近所論數事皆言于上次第施行比王自中者因對亦及其姓名召節將頒有故而止聞少蔫章一二昨問李叔永却云不應舉趙蒼文字已得之否張鎮不相識丞相冰鑑公明定無虚士也紀虎薄命如此可駭可嘆有委乞賜鈞束

又　淳熙十二年

其昨日方具状拜禀鉗燧得祠鄧諫從已到但恐遞筒

遲滯爾隨被誨帖不勝慰感裴光遠必已安職其才亦可驅使否義勇築城等上並令依奏且宣諭陰雨及寒凍即暫止役倍加存恤蓋小民怨咨自古固然恐江北早寒時月既迫則工程未免廹促亦令道此意於郭帥矣臧否狀宜亟進前此適縁林潭州文字先後到玉音遂不謂然別無他說伏恐欲知

又淳熙十三年

其比于遞中附記謝秦幹所遺鈞翰因襄陽走卒具禀

董佐才審察推恩未審幾日得徹鈞覽玆蒙嗣問意愛
益隆下情感激且愧酧而不倡為失禮也秋深涼冷共
惟鎮撫成功軍民怗泰神天贊相鈞候動止萬福玆審
抗章請閒温詔不允傾耳玉音期奬有加于前袞衣來
歸指日可俟豈容挹袂浮丘也崇階寵進姑借版築以
為名其實上意自有屬耳不欲與總領二帥並命眷禮
可見鄙意竊謂丞相專以此三人為一劄奏聞以待詔
旨餘人却别狀保明似為兩得未審鈞意如何有所見

不敢不審告也糴米緣三省先已得旨令總所糴六十萬今以丞相有請就撥二十萬亦出獨斷神鈞軍衣甲已特支八百副併恐欲知子直馳驅王事真叱馭之忠其今歲元命又大小運併尅況衰病交侵自應引去旦夕即控祠請當於田野間觀丞相爕調元化為國立大功云餘乞請調嗇食臨筆頌望之至

又　淳熙十三年

其竊以上冬寒色嗇來共惟某官德望益崇衮歸有日

憩棠清暇鈞候動止萬福崇階晋陟盖聖主特示褒優
不專以城郢也抗章辭避温詔弗俞諒即祗拜密覲聖
意傍採輿言再游掾路行矣宣制顧戒舍人趣装此非
泛泛語切望垂聽真切真切
某久合引退前日本便遂請適别有少事相牽掣不免
少留殘臘定可去或冀迎相車於途耳子直頻得書否
辟王龜齡之子為鈐幹令就荆南僕廷吏亦作數字與
之和糴計巳就緒倉廩宏壯想前此所未有軍器文字

已進呈詳載公文足食足兵為後人無窮之利丞相歸坐廟堂他日亦易於指蹤也餘乞倍保鈞重永對宸眷

又 淳熙十四年

其自去冬因郵附記稍踈嗣問方極傾仰緘翰沓至敬服謙施且佩愛予之有加也董佐才識見高遠他日必可用修城亦在增秩之數矣子直政事自應一新但恐難得助之之人馮總領甚可惜也沅州羅鬼國雖無足慮但邊備不可遲邊民尤不應擾今日官錢科之土丁

寧不產亂昨三省行下頗急樞密院再降旨併委諸司方丁寧趙德老適其改命更望丞相主盟此事為悠久曲突之計也他具公扎伏乞鈞照

趙德老總領彦逾

其遞中時奉公劄亦嘗遣記必無浮湛邊瑣以安静為本豈可為鼠竊以啟釁凡有所聞想須具奏此正報發御前軍馬文字之職也或傳彼積粮舉軍却恐未必然耳歲計申奏已一一進呈茶引既不科降舊者必可逐

旋發洩自來堂胥制部吏之命視總所為外府務相挧拾以為招權自尊計凡所科撥往往有名無實今即位乃舊治而非遥領頗可順指否江黄會子且遵前詔多方那融葢去歲救荒增印稍多而南庫絶無見在耳

又 淳熙十二年

其八月十九日辱七月所惠教喜承台候動止萬福軍額事上極稱歎即以啟目行下吏侯回報葢諸州招人固擾且無益本軍則有將隊率領之害只就總所招選

如何但恐費用頗多幸條具奏聞當禀宸指營屯田亦

聞郭帥措置有方興利除害和糴誠不可緩二事密院

皆不得而預更容造膝及之趙守見在此待對又除張

守是子公之子照劉發遞恐相失轍欲借一介迎與之

想渠已替未有所鄉待此甚切故敢拜浼切望留念北

主還燕無疑其他聲東擊西神出鬼没乃其常態何可

信也有所聞無大小望垂諭餘冀保重

又淳熙十二年

其辱九月所惠教喜承台候萬福錢物事吏輩既不肯分門打算官員又無縁細考便文自營積成大害終成漏底數為諸公言之矣招軍一節見此商議更數日須行下荆南築城所費必過元料與人不睦勸人修屋其來久矣北方令冬想無他向後則未保大要軍中有間探惟不惜重賞乃能使人郭帥歸日更望與之理會此事誠不可緩也餘冀以時保嗇别候名拜

又淳熙十三年

其辱九月二十七日誨答不勝感慰比聞按行良勞適值武昌火災異事又煩囬轅措畫奏劄也已取旨行下新守既得椿積米莫可以少助賑恤否招軍事郭帥欲收正額効用庶幾應募者多然其費極夥與民力相妨亦嘗再下商議未報也來諭諄勤足見先憂而憂兵雖統於帥而招則不專在焉前後議論洶洶皆謂在軍不免賠貼在百姓則又被害所以向來分下諸州諸州又皆苦之惟不惜費就使所措置猶是下策葢充軍則要

情願若有利則彼必來苟須鼓合誘引縱時下樂從終歸於逃竄而已更望與郭帥細評垂飛報虎諸給湖南諸州煎熬已極豈容添此一項其出於户部無疑二版曹已自無説但省吏未必體國近見科撥來年歲計頗多畫餅將來須費申請也人皆云飛虎當併入江陵殊不思湖南歲有猺人强盜自得此項軍兵先聲足以彈壓是謂曲突徙薪計兹固可以默喻矣張鄂州書極荷介念他需續布

又淳熈十四年

其前日方復狀既而詳味來諭蜀中久困之説且及成都亦有拖欠錢物固已關念連日蜀士可信者來云使所督責州郡經總制錢頗峻不令分文虧租額仍追成都吏以警其餘往往那兑他司名色以應期會近又據制置司按長寧軍無錢粮支戍兵至上廳毆擊吏人雖太守庸謬使然亦是無可措畫乃至於此不勝憂懼更望深賜體察於文移間稍加從容幸甚葢執事廉清勁

正天下少比宵人恨無瑕可指若因財賦為因誣陷則要路豈能無惑又如長寧紛紛之論亦將借以自解此其愛執事至深念執事孤立不得不萬里竭誠相告也水至清則無魚其方以是自警故復以獻之執事相照有素不訝其忉忉否

又

其比聞蜀中皆謂使所督財賦大急州郡移用他司錢物以應期會深恐盈篋之言浸成市虎曉夕繫念已兩

遣書道曲折但路遠遞未易遽達今聞長寧軍守臣因乏支致戍兵上廳毆公吏為制司劾罷深恐他處亦有類此者不勝萬里之憂亟此附金州便介千萬亮其拳拳之心先事過慮而未督過之實為幸甚

陳制置峴 淳熙九年

其遞中時領公劄不勝感慰譚汝翼事止緣前來蜀中當官者姑息養成爭端近復因張遇貪謬無識委信其家致令妄作今遇既重貶又且勘劾俟案上方能決襲

總不通變乃爾可恠可怪辟官想已遴擇墨崖去年承
台諭即催促給告不謂無厭如此今處置如何若使守
倅得人自能折衝消萌也李景厚慘虐刻剥殊駭聽聞
若非先羌盧倅攝貳則臨行害民愈不可計潼川提刑
司雖究見曲折正恐横歛之前撥作田易令不盡存萬
一給還吉揮既下其他人户紛然來請何以應之兼夔
州軍婦喧鬨未及故欲詳審已備録奏章行下林帥併
乞取見數目候到即降旨矣大寧監事將來全在本路

漕臣任責既與使司所申小異須斟酌為悠久之計見此商議續當布稟次令似機宜蒙書況知條丁班所附尺紙已達冗迫未果再奉狀附此為謝

趙總領 汝誼 淳熙九年

其辱誨翰至感一冬無雨雪嗣歲可慮昨日得江叔源未離荊南時劄子備言和糴費力如使所及漕司莫可稍裁其數否想自有所處矣況教授申狀却不説劉辟所換一節三省未肯施行令須徑從劉取一印狀自靖

州徼申庶可施行事既涉兩路而京仲遠已到任則湖北漕司亦難起文字矣切望速以此意諭之若蔡定夫到此頗速尚可商量也劉子澄因冠梳之禁遂具奏及禮俗深可敬仰羅守已到任否邊頭及軍旅有所聞無惜垂誨幸甚

又　淳熈十二年

向來諸軍揀汰逐歳津遣在軍既無留滯分在州郡亦旋來旋替未至擁併自淳熈七年因旱權留不覺積壓

數多公私兩皆不便殿步司緣在此日夕煎炒故兩年稍稍遣去然併在浙東閩中兩路諸郡數來避免至閣其俸不支安得不為區處今且將七年八年九年分權留之人盡數令就三總領所依令入差遣撥遣一次所降㫖揮甚為詳備雖使所稍有支費却使久在行伍之人免奔馳道路及等候幇俸種種狼狽亦足少勸從軍之士矣合給朝廷付身者幸便令攢具封以見示即便發下尋常省部縻費極多合當少革如合就使所出給

則固無慮不知衣絹米麥請受供給兩歲共約幾何若會計每月減半積至五六年其所增亦無大相遠心計裕如當不較此也

又　淳熙十三年

其特勤嗣閤不勝慰感所諭亦知其病痛將何以藥之此差遣本出宸斷初但見人稱其有志事功長於恤丁故欲調和使無他而不知者遂疑其有所偏每切悚然近者力祈退休正為力難任重疵吝日積此其一也今

雖少留愈劇臨淵之懼恃久要畧布心曲繼有所聞毋惜詳諭同於為國利害實相關耳

楊明州 獬 淳熙元年

其蒙台諭吳邦興創病恐斃於縲紲不免警衆已得旨令先次酌情處斷餘依前降旨揮恐省劄到遲亟此奉報可施行也餘案幸速上仍望示諭庶可催促刑寺耳

成都徐運使 詡 淳熙九年

其竊以天氣漸熱共惟運使察院按廉餘暇台候動止

萬福綉斧之權方隆漕輓之節已至由邊城而遷益部事在風物固有間矣敢冀上體倚信加厚保調以迓九遷之寵

其特枉雙緘禮意勤厚不勝感悚軺車幾日達少城繼此續當拜狀屬自聞宜春兄之訃老懷惻楚疾病隨之占報極為率略切幸恕亮

廣西湖運使廷直 淳熙九年

其竊以秋暑加熾共惟運使寺丞馳傳勤勞台候動止

萬福易地非獨彰上眷亦身任通融之責免至掣肘兩路必被實惠以寛顧憂更幾順令保順别需九遷之寵其遠棠書况貳以長戕極佩譙予既更使事不果祗儀修報皇恐皇恐詹丈已到否兩賢協力民其蘇矣弟遠方鼠困將迎如廉守遠在福州必俟接人方赴海邦借請不直錢此利害之大者共與詹丈同議稍節得此一項甚喜葢朝廷雖日下號令彼畏當官者終不肯改惟帥與監司相廹近却可禁戢耳如何

其借易上問慶門眷聚想惟上下均吉有委勿外北客落南者多宜有以賙之不可以尋常省費爲拘如周敦義叅政最長厚獨於寓跡寺觀者痛阻之雖出於佞佛亦是鄉里從容不恤北人耳非執事不敢及此彼妄用而不肖者固無足恤也其借易再拜

又 淳熙十年

其竊以冬閏寒凝共惟運使寺丞馳傳勤勞台候萬福其數奉記必獲呈徹鹽法當遂流通昨卷卷不能自已

者止謂體國之人少窮理之慮難深恐愛莫助之倍勞
區處耳韓廷玉頃求潮惠小郡諸公尚遲遲一旦以詹
同年薦引遂超授使節豈欲為異直是所見未全故權
其輕重務求至當耳計令必須議定更有一事吾曹當
權之時僚吏多觀望迎合凡所詢訪少得其實臨事更
望以此察之自無隱情也其敬服砥節勵行公爾忘私
是以思効小忠未審以為然否前通轉廷玉書亦勸其
毋我也餘冀若時珍愛別俟寵渥

夔漕張季良 續　淳熙九年

其竊以炎暑可畏共惟運使秘書台候動止萬福遠勤誨翰感戢無已秘書一代名士已嘗登瀛昨緣祥琹初御姑即家而畀符節行且召矣十連性太剛甚煩調護金字牌既到必能深體上意相與釋然既寛顧憂亦惠一道髙明自當得之其餘章考功必能具布恐乃有濟贅言知罪末由會晤切幾順令保頤以承天寵

其特枉緘書申以別幅展誦數四欣慰亡斁巫峽奇峰

又蒙傳寫為寄平生未省有此偉觀亟掛壁間恍如接談塵於白雲樓之下感幸不可言也向睹公文論羨鹽補三費事日夜念之所以未敢遽行正緣有不足復科之語既無定數他時弊將若何恐非徒無益而已又李帥所欠民户錢既支用無幾若便降支還遝旨揮不知何以酧之望詳加紬繹蚤賜垂報幸甚

又 慶元元年

某悚息拜啟冲佑直閣少卿台座中冬凝凜共惟卷懷

賢業台候萬福瀛州再直閫祠均勞雖適雅志然通明練達中外揚歷固已簡眷知乎人望而淵源之學黼黻之文未施演潤搢紳共嘆淹抑更幾致和宣滞導迎時祉以對趣召不宣

某悚息再拜自頃通問尋攖拙恙經涉累月自度不能再堪吏役懇還舊隱自春涉夏屢瀕於殆今尚疲乏不能食此亦衰老常理無足恠者開歲年及納禄無嫌矣

六一公集此間宜有善本乃大不然少卿頃刻版左綿

裒類特詳於他本非博物洽聞豈能致是然書類不一

雖公諸子偏定時亦淆亂無倫理方力加整比重為刋

刻弟閑居難得可委督責匠者未免遲緩他時逐旋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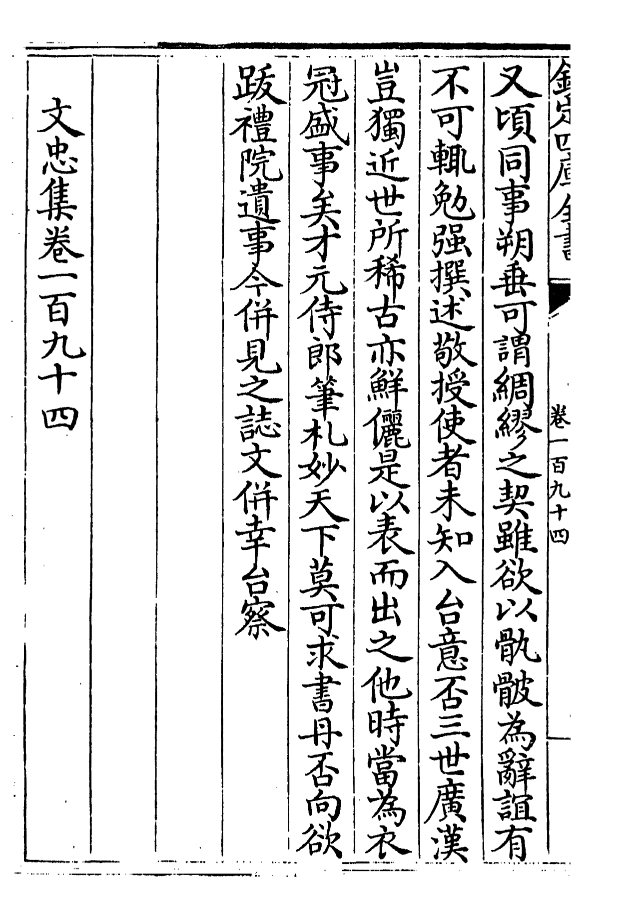
印從令壻轉致惟恨無由求正於左右如河東河北奏

議及自館閣謫夷陵時百餘日舟行所記所在皆無本

今偶得之云

其皇恐再拜向蒙委次先大夫行事固知盛德君子豈

妄庸所敢措詞迨詳王漕行狀乃知先父既附戊戌榜



又頃同事朔垂可謂綢繆之契雖欲以骫骳為辭詎有不可輒勉強撰述敬授使者未知入台意否三世廣漢豈獨近世所稀古亦鮮儷是以表而出之他時當為衣冠盛事矣才元侍郎筆札妙天下莫可求書毋否向欲跋禮院遺事今併見之誌文併幸台察

文忠集卷一百九十四